

斯 大 林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斯 大 林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
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上的演說
(速記記錄)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477

斯大林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護士路)

字數：68,000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20,001—30,000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О ПРАВОМ УКЛОНЕ
В ВКП(Б)

本書根據「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中的原文譯出，
譯文以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列
寧主義問題」中的「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文為基礎。

目 錄

一 一條路纔還是兩條路纔？	二
二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九
三 在共產國際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六
四 在國內政策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三
(一) 階級鬥爭問題	三
(二) 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	元
(三) 農民問題	壹
(四) 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叁
(五) 所謂「貢款」問題	四
(六) 工業發展底速度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	六
(七) 理論家的布哈林	七
(八) 是五年計劃，還是兩年計劃	六
(九) 播種面積問題	七

(十) 糧食採辦工作問題	三
(十一) 金幣儲備及糧食輸入問題	九
五 黨的領導問題	二
(一) 布哈林集團底派別組織活動問題	三
(二) 忠誠態度及集體領導問題	八
(三) 反對右傾的鬥爭問題	八
六 結論	九
簡要註釋	九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及中央監察委員會
全會上的演說（二）——（速記記錄）

同志們！我不想牽涉私人關係，雖然在布哈林集團某些同志底演說中，私人關係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不想牽涉私人關係，因為私人關係是小事，而小事是不值得談論的。布哈林曾經說到與我底私人通信，他宣讀了幾封信，從這幾封信中可以看出，我們昨天還是私人朋友，現在在政治上與他分道揚鑣了。在烏格蘭諾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說中也透露了同樣的意思。據說是這樣：我們都是老布爾什維克，而突然我們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認為所有這些嘮叨和號叫是一錢不值的。我們不是家庭集團，我們不是私交結合，而是工人階級底政黨。我們不允許把私人友誼底利益放在事業底利益之上。

如果我們所以被稱為老布爾什維克，只是因為我們老，那末，同志們，我們的事業就糟了。

● 在這篇演說中恢復了三十多頁原文，這是當時在報刊上發表時沒有的。——編者註

老布爾什維克之所以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老，而是因為他們同時是永遠新的，不是落伍的革命者。老布爾什維克如果離開革命底道路，或者在政治上消沉和墮落，那末就讓他有一百歲，也不配稱為老布爾什維克，不配要黨尊敬自己。

其次，不可以把私人友誼問題與政治問題等量齊觀，因為，正如俗語所說：朋友歸朋友，公事歸公事。我們大家都為工人階級服務，如果私人友誼底利益與革命底利益不合，那末私人友誼應該丟在一邊，否則我們就不能像布爾什維克那樣的來提問題。

我也不想牽涉充塞着布哈林反對派同志們演說中的那些涉及私人的暗諷和暗中誹謗。顯然，這些同志想用暗諷和雙關語來掩飾我們意見分歧的政治基礎。他們想用政客手段來代替政治。托姆斯基的演說在這一點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他底演說是典型的工聯主義政客的演說，工聯主義的政客就是企圖以政客手段來代替政治問題。但他們這套把戲是要不通的。

現在我們言歸正傳。

一 一條路線還是兩條路線？

我們是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線呢，還是有兩條路線呢，這是基本問題，同志們！李可夫這裏會在自己底演說中說過，我們總路線只有一條，而如果我們有某些「不足道的」意見分歧，那末這是因為在瞭解總路線方面有「細微的差別」。

這是否正確呢？可惜，並不正確。不但正確，而且還與事實直接相反。事實上，要是我們路線只有一條，而在我們之間只有細微的差別，那末布哈林為什麼跑到以加米涅夫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裏去，企圖與他們建立反對中央及中央政治局的派別組織集團呢？難道布哈林會在那面說到中央路線底「毀滅性」，說到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與黨中央的原則性底意見分歧，說到根本改變中央政治局委員底必要性，這些都不是事實嗎？

如果路線只有一條，那末為什麼布哈林與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密謀反對中央呢？為什麼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這一件事情上支持他呢？

如果總路線只有一條，那末怎能允許遵循一條共同的總路線的政治局底一部分委員，陰謀反對遵循同一條總路線的政治局底另一部分委員呢？

難道在只有一條共同總路線時，能允許這樣的兩面政策的嗎？

如果路線只有一條的話，那末一月三十日布哈林底徹頭徹尾反對中央及其總路線的宣言是從那裏來的呢？

如果路線只有一條，那末二月九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底三人宣言從那裏來的呢？這個宣言厚顏無恥，極端荒唐地誣蔑黨在實行：（一）對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政策，（二）培養官僚主義政策，（三）破壞共產國際政策。

也許這些宣言已經不再存在於世了吧？也許這些宣言現在已被他們認為是錯誤的吧？也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同意收回這些絕對錯誤和反黨的宣言了吧？那末請他們公開而誠懇地

對我們說吧。那時誰都將明白：我們路綫只有一條，我們之間只有不足道的細微的差別。但是他們不想這樣做，這可以從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底演說中看出來。不但不想這樣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將來撤銷自己底宣言，他們宣稱他們仍然保留宣言中所說的看法。

那末這一條共同的總路綫在那裏呢？

如果路綫只有一條，而黨底路綫，照布哈林集團底意見，是推行對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政策，那末難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要和我們一起推行這個毀滅政策而不與它鬥爭嗎？這真是胡說八道。

如果路綫只有一條，而黨底路綫，照布哈林反對派底意見是在培養官僚主義，那末難道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要和我們一起在黨內培養官僚主義而不與它鬥爭嗎？這真是荒唐。

如果路綫只有一條，而黨底路綫，照布哈林反對派底意見，是在破壞共產國際，那末難道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要和我們一起破壞共產國際而不與破壞共產國際底政策進行鬥爭嗎？誰能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事情呢？

不，同志們，李可夫的聲明，說我們只有一條共同的路綫，這話有些不對頭。不管怎樣，但事實是並沒有一條共同的路綫，只要注意上面所說的布哈林集團底宣言和行為這些事實就知道了。

如果路綫只有一條，那末怎麼會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方面的辭職政策的呢？難道在一條共同的總路綫之下政治局底一部分委員一貫拒絕執行黨中央屢次底決議，在黨內實行怠工繼

續半年之久，是可以思議的嗎？如果我們真正只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綫，那末那裏會有政治局底一部分委員所處心積慮地進行的這種破壞組織的辭職政策呢？

我黨歷史中有辭職政策底實例。例如，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一部分同志，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爲首，拒絕委任他們底職位，而要求改變黨底政策。大家知道，那時他們辭職政策底理由是要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一起成立聯合政府，而反對執行成立純粹布爾什維克政府政策的我黨中央。但是那時的辭職政策還有意思，因爲它是以有兩條不同路綫的存在爲根據的：其中一條路綫是成立純粹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另一條路綫是與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共同成立聯合政府。這是明白而可以理解的。但是現在這裏是完全一點邏輯都沒有的：布哈林反對派一方面宣稱總路綫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却實行從十月革命時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裏抄襲來的辭職政策。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路綫只有一條，那末布哈林及其朋友底辭職政策是不可理解、不可解釋的；或者我們路綫有兩條，那末辭職政策就完全可以理解、完全可以解釋的了。

如果路綫只有一條，那末政治局底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人，在政治局通過五年計劃和農民問題的基本提綱時認爲可以拒絕投票，這樣的事是從那裏來的呢？總路綫是一條的，而對於經濟政策底基本問題，一部分同志拒絕投票，難道會有這樣的事情的嗎？不會有的，同志們，這種怪事是世界上所沒有的。

最後，如果路綫只有一條，而我們只有細微的差別，那末爲什麼布哈林反對派底同志們，布

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本年二月七日政治局委員會向他們提出的互相讓步的協議呢？這個協議使布哈林集團完全可以走出他們自己跑進去的死路，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下面是本年二月七日中央多數提出來的互相讓步的協議原文：

「委員會中交換意見的結果，查明：

(一) 布哈林承認與加米涅夫談判是政治錯誤；

(二) 布哈林承認：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底「聲明」中斷言說中央事實上在推行「對農民的軍事封建剝削」政策，中央破壞共產國際和在黨內培養官僚主義等等，所有這些斷言是他在激烈爭辯的衝動中說出的，他不再堅持這些斷言，並認為他與中央在這些問題上並沒有分歧的意見；

(三) 根據上述理由，布哈林承認在政治局齊心工作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四) 布哈林撤銷「真理報」方面及共產國際方面的辭職書；

(五) 因此，布哈林收回一月三十日的聲明。

根據上述理由，委員會認為可以不向政治局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提出有關布哈林政治錯誤的決議草案，並向政治局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提議撤銷所有文件（演說速記記錄等等）。

委員會向政治局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提議保證布哈林担任「真理報」責任編輯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正常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條件。」

如果我們真正只有一條路綫，在我們之間只有不足道的細微的差別，那末為什麼布哈林及其朋友們拒絕這個協議呢？布哈林及其朋友們應該用全力抓住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這個協議，從而

消滅黨內緊張的形勢，並造成在政治局同心同德工作的局面，難道這是難於理解的嗎？

大家說到黨底統一，說到政治局中底集體工作。但是誰想真正的統一和珍視集體工作，誰就應該接受這個協議，難道這不是很明白的嗎？那末爲什麼布哈林及其朋友們拒絕這個協議呢？

如果我們路線只有一條，那末世界上就不會有二月九日的三人宣言，也不會有布哈林及其朋友們拒絕中央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協議的事，難道這不是很明白的嗎？

不行，同志們，事情是你們並沒有真正的一條共同路線，只要指出上面所說的事實就知道了。

這樣說來，事實上我們不是一條路線，而是兩條路線；其中一條路線是中央底路線，另一條是布哈林集團底路線。

李可夫在自己底演說裏說了謊，他說我們總路線只有一條。他想以此來掩飾與黨中央路線不同的自己底路線，以便暗中陰謀反對黨底路線。機會主義底政策正在於要掩飾意見分歧、掩蓋黨內底真實情況、隱蔽自己底立場而使黨不能完全弄清楚。

機會主義爲什麼需要這種政策呢？爲了想用喋喋不休空談路線的一致來掩蓋在實際上實行與黨路線不同的自己底路線。李可夫在本屆中央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全會上底演說，就是站在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上的。

大家願不願聽一聽列寧同志在一篇論文中所描述的機會主義者底一般特徵？這種特徵描寫對於我們之所以重要，不僅是由於它底一般意義，而且是因爲它是完全適合於李可夫的。

下面就是列寧所說的機會主義和機會主義者底特點：

「當說到與機會主義進行鬥爭時，絕不應該忘記一切領域和任何領域一切現代機會主義的典型特徵：即它底不確定性、不明確性、不可捉摸性。機會主義者，按其實質說來，是始終逃避問題底確定的、不能改變的提法的，他們找尋同等作用的東西，周旋於兩個互相排斥的觀點之間，力圖遺也『同意』，那也『同意』，而把自己底不同意見算作小小的修改，算作疑問，歸結爲善良天真的願望等等等」（『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二〇頁）。

這就是機會主義者底面目，他們害怕明確性和確定性，力圖掩蓋事物底真相，掩飾黨內真正的意見分歧。

是的，同志們，無論現實是如何不愉快，應該能直接面對現實。如果我們傳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是很危險的。其實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與任何其他政黨不同，就是因爲他們不害怕真理，無論真理如何的苦，都不害怕面對真理。而現在我們這裏，事實上是我們沒有一條共同路線。有一條路線，是黨底路線、革命底路線、列寧底路線。但同時還有另一條路線，布哈林集團底路線；這一條路線用散發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誹謗黨的方法、用隱蔽陰謀反黨的方法、用與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秘密談判組織反黨集團的方法，來與黨底路線進行鬥爭。這第二條路線是機會主義的路線。

事實是如此，這是任何外交辭令、任何花言巧語的聲明說只有一條路線等等，都不能掩飾得了的。

二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地方呢？這些意見分歧是與什麼有聯繫的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是與最近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問題有聯繫。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帶有偶然的性質。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最近發生的那些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引起了發展過程中的轉變。

布哈林集團底主要錯誤就在於它看不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看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正因為如此，所以布哈林反對派不瞭解黨和共產國際底新任務，而這種不瞭解也就是布哈林反對派底特徵。

布哈林反對派底領導者們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發言時，完全避開了我們國內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階級鬥爭尖銳化，甚至絲毫也沒有暗示到我們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鬥爭尖銳化有聯繫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了這一點呢？他們講到了所有的一切事情，既講到了哲學，又講到了理論，可是關於現時決定我黨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那些階級變動，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

爲什麼有這樣一種怪事情呢？也許是因爲他們有健忘病吧。當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記主

要事情的。這是因爲他們看不見和不瞭解現時在我們國內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爲他們忽略了主要事情，忽略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的階級變動。正因爲如此，所以布哈林反對派就在我們黨新任務面前顯得張皇失措，束手無策。

試回想最近在我們黨內發生的種種事變吧。試回想我們黨近來因我們國內發生了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的各個口號吧。我所指的，是自我批評，加緊反官僚主義鬥爭和清洗蘇維埃機關，組織新經濟工作幹部和紅色專家，加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進攻富農，減低成本費和根本改善職工會工作實踐以及清黨等等口號。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是令人胆戰心驚，令人頭昏目眩的。可是很明顯的，這些口號是黨在現時最必要最迫切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沙赫特案件發生而從新提出了培養新經濟工作幹部的問題，由工人階級人材中造就紅色專家來代替舊專家的問題。

沙赫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是什麼呢？所暴露出來的是：資產階級遠遠未被徹底擊破，它正在我國經濟建設方面組織着而且將來還會組織暗害勾當；我們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以及一部分黨組織，竟把我們階級敵人底暗中破壞工作忽略過去了；因此就必須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手段來鞏固和改善我們各個組織，發展和鞏固其階級警覺性。

於是就特別加重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不盡量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各個組織底工作放在羣衆監督下面，便不能改善我們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以及黨組織，便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鎮壓資產階級暗害勾當。而暗害勾當不僅在煤礦區內，並且

在金屬工業方面，在軍事工業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黃金和白金工業以及其他等方面，都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的，——這是事實。於是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因為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就加重了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進攻富農的問題，壓榨富農豐裕分子而組織糧食採辦工作的問題。

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所暴露出來的是什麼呢？所暴露出來的是：富農並不是在那裏睡覺，而是在發展着，並組織着暗中破壞勾當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底政策，而我們各個黨組織、蘇維埃組織以及合作社組織，至少是其中某一部分，却看不見敵人，或是去遷就敵人，而不去進行反對敵人的鬥爭。

於是就更加重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審查和改善我們黨組織、合作社組織和一般糧食採辦機關的口號。

再則，因為有按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工業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一貫減低產品成本費、鞏固勞動紀律、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等等的口號。這些任務要求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底全部實際工作，根本振興這些組織，把官僚主義分子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

於是就加重了對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中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問題。如果以為不預先砥礪我黨本身，便可以鞏固我們各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職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把官僚主義骯髒東西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那就是笑話。